老韩的“解忧杂货铺”

——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政协委员韩付志的履职故事

■王有强 靳 燕 李华强 刘 勇

县集而郡，郡集而天下，郡县治，天下无不治。

政协委员要掌握联系服务群众方法，深入界别群众听取意见建议、反映愿望诉求、解疑释惑、理顺情绪、化解矛盾、促进和谐。

——题记

韩付志委员（前左一）到村里调研。 刘勇 摄

隆冬腊月，万木萧瑟，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是中原大地最生动的表情。

晚上6点不到，天就已经黑魆魆了。电动车散发着微微亮光，驮着忙了一天的老韩回家。

“怪冷嘞！”老韩说着便坐到饭桌旁，哧溜着喝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疙瘩汤，身子顿时暖和起来。看看时间，快到点了，老韩赶忙打开电视。

6点半的河南新闻联播，7点整的央视新闻联播，是老韩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时事学习时间。

“拿瓶醋”“来包烟”……老韩一边看电视，一边照看着家里小卖铺的营生。这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杂货铺，墙上贴着泛黄的报纸，漆皮剥落的隔板上放着一些零碎物，多是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，种类不多，价格公道。

杂货铺一角，摆着一张单人床。天气预报播完，老韩关上了电视，和衣躺在床上，头枕着双手凝视着床头墙上的毛主席像，白天发生的事、遇到的人、说过的话，过电影般又捋了一遍，一桩桩、一件件……

“他不还钱，我来还”

“调解春德松赖着不还钱，韩付志本人把钱还……”2020年6月一个炎热的上午，郾城区新店镇政府门口，敲锣打鼓，喊声不断，热闹的气氛跟当时气温一样高涨。

看热闹的群众也不少，“咦，老韩出啥事儿了？”大家心里打了一个问号。

新店镇方圆十里八村，几乎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每天走街串巷的韩付志。

韩付志今年七十有三，脸上多了褶，鬓间添了霜，身形胖胖，笑声朗朗，大家都昵称他一声“老韩”。

“他来了，他来了！”骑着电动车办事回来的韩付志刚一出现，就被围了起来，“还钱”“还钱”……七嘴八舌地吵嚷，把老韩推到了风暴中心。老韩一时有点儿“懵圈”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抬高音量试图盖住嘈杂声，“乡亲们，我这两天已经跑好几趟了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中不中？”

乡亲们的情绪并没有得到安抚，“钱要不回来咋办？”

“你们有我写的保证书，实在不行这26万元我掏了，请大家再相信我老韩一次！”韩付志拍着胸脯表态。

人群散了。说得口干舌燥的老韩，来不及进屋喝口水，便骑车直奔春德松家。

从镇政府到春德松家，只有5华里的路，老韩百感交集，胸口仿佛被巨石压着，堵得慌……

3天前，也是在镇政府门口，尧河庙村村民来讨要说法。起因是，2019年6月，40多户村民将自家的小麦卖给了本村从事粮食收购的张振民，同年12月，张振民又卖给了经营农业合作社的春德松，共30万多斤小麦。

30多万元的粮食款张振民只要回来5万元和一张春德松写下的承诺书：2020年6月1日之前还完欠款，否则就拿地里的麦子抵账。春德松流转有200多亩地，村民们相中了地里的小麦，同意等麦收时割麦抵账。

转眼到了2020年6月，没见到粮款的村民们攥着镰刀、开着“四轮”来割麦。哪承想，“老赖”春德松把“一个闺女许了两个婆家”，早已将土地转租给了种子公司，金灿灿的小麦变成了种子公司的麦种。

“你割麦，我报警；我割麦，你报警。”要钱的村民跟种子公司代表在田间地头争得急赤白脸，派出所出警好几次，都调解无果。

“找政府要说法去！”大家急红了眼，火急火燎聚集到了镇政府。

此刻，镇党委书记李江峰更是心急如焚：全镇其他地方的麦子都“颗粒归仓了”，只剩下春德松这200多亩地的粮食还没收。

6月的天，娃娃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几十万斤小麦“躺”在地里，多耽搁一天，就多一分风险。

树上的知了“吱吱”叫个不停，似乎也跟着着急。

“韩委员，你赶紧招呼着把这个事儿调解处理一下，中不中？”李江峰把韩付志叫到跟前，以商量的口吻把“烦心事”托付给了老韩。

就这样，“主事人”老韩被大家推搡着进屋，挤进了“政协委员韩付志工作室”。

这间办公室位于镇政府大楼东侧，三面白墙，独独朝向楼门的那面是个大落地窗，一张2米长的桌子抵窗而放。老韩经常坐在这里，用“天眼”精准识别每个在院里踱步的群众，哪个真有事来反映问题，老韩第一时间就能迎上去问个究竟。

“群众利益无小事，能调解的就尽量调解，不能把事情推给镇上。”老韩调解的原则是：不嫌费事，不怕麻烦，不上交矛盾。“区政协设这个委员工作室就是让我为群众办事、帮党委和政府分忧的，我要能把群众的烦心事解决了，镇里的领导也好全力以赴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。”老韩想得明白。

现在，轮到老韩被“识别”了。38℃高温、23名村民代表，这间办公室显得格外拥挤、闷热。

热血上头，老韩当场写下保证书：如果春德松不还钱，这26万元我韩付志本人还。

签字按手印，鲜红醒目，如同老韩时刻佩戴在胸前的党徽。

“大家都正着急上火呐！”一想到这里，老韩不由紧了紧电动车手柄，加快了速度。

由老韩出面担保，田间终于响起了机器轰鸣声，种子公司顺利把麦子收了。“老韩叔，你为党委、政府办事，做人实诚。”种子公司经理愿意把结算的种子钱交给老韩。

种子公司结算了14万多元。老韩又找到李江峰，合计着把春德松栽种绿化树的钱扣下抵账，这笔钱有4万多元。

还是凑不够，老韩急了，倒了——心脏病复发。

上一次心脏病发作，还是在2017年郾城区政协全会期间。当时正值换届，老韩主动请缨为新委员讲解提案怎么写，一直忙到晚上11点。由于太过劳累，心脏病犯了，大家都劝他去医院，老韩执意要等全会结束了再看病。

凌晨5点，老韩挺不住了，心绞痛，疼得满地打滚、虚汗直流，被120送进急救室。

情况凶险，老韩身体里装了7个支架。术后醒来，老韩第一句话就是询问他的提案提交了没有。老伴哭了，“整天就知道牵挂提案，你要这样走了，我们可咋办？”儿子、儿媳对他的行为也十分不解，抱怨70岁的人为啥还要这样拼？

听说韩委员病了，当地主要领导、社会各界群众纷纷到医院看望，这人一束鲜花、那人一声问候，就连正在上学的学生，也利用星期天前去探望。看到这些，家人渐渐理解他了。

此刻，老韩又感到了一种熟悉的疼痛。他知道，这是心脏在无声抗议。吃了一粒药，老韩瘫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恍惚中睡着了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老韩恢复了意识。骄阳似火，电动车座晒得滚烫，他顾不上这些，骑上车又找钱去了。

“钱凑齐了！”老韩催债12天，傍晚时分，当一沓沓百元钞票摆在张振民和村民代表眼前时，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，拽着老韩要去饭店，一定要给老韩端两杯酒。

老韩谢绝了。这是他的另一个工作原则：不收一分钱、不吃一顿饭、不抽一根烟、不喝一杯酒。

这么多年，老韩从来没破例过。

晚上9时许，热闹的乡村安静了下来。老韩骑着电动车终于回家了，整整一天水米未进。老伴随口念叨：“吃饭没？”“中午吃撑了，天儿热，下午没胃口，还有吃的吗？”不能对家人说实情，老韩敷衍了一句，默默地从锅里盛了碗凉面条，兀自吃了起来。

老韩大口吞咽着，连日来的曲曲弯弯，犹如自家杂货铺里被打翻的“五味瓶”，掺杂在一起，说不出是啥滋味，豆大的泪珠瞬间沿着脸上的沟壑而下。这个扛过枪弄过炮的退伍老兵，趁着夜色摘下了人前“都不叫事”的嬉笑怒骂面具，又怕惊着老伴不敢发出抽泣声，悄悄端着碗挪到了暗影里，用手背揩干了泪痕。

……

“老韩，钱真要不回来咋跟家里人说，后悔吗？”

“后悔啥，我早想好了。”老韩亮出了家底儿，“俺家里有26万元，存折密码我都知道，实在不行我就跟老伴说借人了。一年后要不回来，我就问她，你是要钱还是要我？”老韩“嘿嘿”一笑。

“大半辈子积蓄”与“农民粮食款”，并不相关的两者摆在天平两端，老韩不自觉就倾斜了，还倾斜得很彻底，不惜拿自己作为赌注来“威胁”老伴。

“咱当过兵的人，死都不怕，这点儿钱算啥！”老韩嗓门高了好几度，眼神也更加坚毅，“说句良心话，党委、政府让我调解这事儿是对我的信任，我是党员，又是政协委员，关键时刻就要挺身而出，这是个责任事儿，我必须办好。”

“事儿不找我，我找事儿”

老韩是个闲不住的人。

每年过年，都是他最“煎熬”的时候。“一定在家待到初七。”老韩对家人许下的豪言壮语，最后都免不了“放空炮”。

大年初三，老韩就开始浑身刺挠“不得劲儿”，非得上街找点“闲事”管管，这一管就是30多年。

1986年，全国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应运而生。这一年，韩付志成了新店劳协主任。

沟通关系、解决问题，老韩调解的苗头从这里开始“破土”，并逐渐小有名气。

2002年，韩付志记得格外清晰。“老韩，你这么爱管事，让你当个政协委员吧！不过政协委员可没工资。”老韩心里美滋滋，“没钱我不计较，能给群众办点事儿就行。”

对于政协委员，在老韩的逻辑认知里，就是要为民办事，“要不然咋会让我这个农民当政协委员呢？”

“政协委员名气可大哩。”老韩说，“邻里街坊有什么难事儿都爱找我唠唠。”没有办公室，双方就商量着去老韩亲戚的小饭馆里，找个桌子，碰个面，把事情聊清楚就行。

老韩就这样上岗了。

“老韩，我有一个难事儿，你给我出出主意？”2014年秋天，老韩照例在街上溜达，一位70多岁的老人趁机“逮住”老韩诉苦。这年大旱，群众浇地需要买汽油，但加油站有政策，散装油需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，群众意见很大。

“庄稼都快旱死了，群众急得喉咙眼伸下手，还要啥证明？”老韩心里有气，连夜写了个“大旱之年购油难”的社情民意信息送到区政协。信息报送区委、区政府后，区委书记当场作出批示。

两个小时内，郾城区全部取消购油证明。

隔天，老韩还不放心，悄没声儿拿着油壶去加油站一探究竟。“昨天还需要单位证明、户口簿，今天什么都不要了。”群众在加油站议论纷纷。

“隐身”在人群中的老韩憋不住了：“不要证明就对了，这就是我昨天跟领导反映的。”说罢，老韩还拿出自己的委员证“炫耀”一番。

“老韩哥，你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，你敢说实话、说真话，当个政协委员真管用，我们每人给你一瓶酒喝都不亏。”村民们纷纷向老韩竖起大拇指。

“我不喝酒，叫地里庄稼有水喝就够了。”老韩高兴得很，吃饭时不自觉地多吃了半个馍、多喝了半碗汤。

老韩将购油难这个故事，带到区政协作大会发言，“党的政策是好政策，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，想方设法刁难群众，不给群众办好事、办实事，看来群众路线，还要搞！”

“党委、政府听不到群众的实话是不行的，别人不敢说的话，我敢说。”老韩干出了“业绩”，镇领导换了几届，对老韩越来越佩服，“有老韩在，我们的工作好做多了。”

就这样，老韩的“杂货铺”不仅解油盐酱醋之忧，还解百姓烦事、难事、疙瘩事，影响力越来越大。

就在这一年，新店镇党委、镇政府专门在镇政府腾了间房，挂牌“韩付志工作室”，老韩调解有了“官方认证”。后来，在区政协的支持下，又专门更换为“政协委员韩付志工作室”。

调解问题，不是红口白牙说说就行的，还要有“门道”。“什么事情找什么部门，什么部门管什么事情，这得心里有数。”老韩当过炮兵班长、村支书、劳协主任、协税员，环境和阅历养成了他热情而严肃、质朴中有细腻、讲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做人处事风格。

“老韩经常来我们这儿。”工商、税务、教育、法院、派出所、卫生院等单位的人，都知道老韩经常带着群众来协调问题，“老韩办事不咋呼，不和稀泥，居中调和，解决的都是民生实事。”

一来二去，混个脸熟，大家都“卖”老韩面子。“我这张老脸还管点儿用”，忙前忙后，老韩不觉得苦，倒是悠哉乐呵。

“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平时在吃饭聊天、串门闲谈中就能了解很多情况。”韩付志总结自己当好委员的诀窍：“做个有心人。”

从老韩家到镇政府，要经过新店镇一中。每次骑电动车从校门口经过，老韩都忍不住往里面瞥一眼。这一瞥不打紧，很多问题被他发现了：年久失修的院墙倾斜歪扭，背后靠十几根大木棍支撑着；学校操场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能养鱼……

“事儿不找我，我找事儿。”老韩“撺掇”着新店镇政协工作联络组集体行动，来镇一中调研了：

进了镇一中，好似花园中；入了校园内，琅琅读书声；再到餐厅里，干净又卫生；走进宿舍内，整齐像军营。再看教学楼，潮湿又裂缝；地板高低又不平，课桌怎么能放平；操场内成水坑，院墙倾斜用棍顶，委员调研记心中。

先表扬一番，再提出问题，老韩的打油诗成了社情民意信息，报送到区政协。“我还专门跑到区教育局，向主管领导当面口述发现的问题。”老韩做事风风火火，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暑假，学校操场就开始动土整修了。老韩又变成了“监工”。

老韩在教育界出了名。有什么问题，都能反映到老韩这里。老韩做事实诚，区教育局领导也格外信赖，给了老韩独一份例外：不用写提案，可以直接口述问题。

老韩的“口述”不是张嘴胡咧咧，“我说的话不掺杂任何水分，别人说的话领导听五六分，我说的话领导听十分。”老韩还自己总结出了一句窍门：关键话理论句，弄个标题数目字。

能说、敢说、会说，连续三次区政协换届时，领导都“钦点”老韩作大会发言。“老韩发言接地气，大家都爱听”，区政协主席崔邦定对老韩是又爱又“怕”，“老韩一开口就刹不住车，每次都超时，所以必须单独限定他15分钟发言时间。”

“我介绍经验，就围绕三句话，怎样当个政协委员，怎样当好政协委员，怎样当一个让党委和政府放心、群众满意的政协委员。”老韩说，“我未照着稿子念，大家都瞪着眼听，听完还给我拍巴掌。”老韩有点儿小骄傲。

“在全国那么多委员中，我就是个农民委员，是个‘小萝卜头’。”老韩常说，事儿摆在你眼前，就看你留神不留神，政协工作在基层，只坐在办公室没有用。

老韩总是这样，不是在解决问题，就是在发现问题的路上。

碰到有人在田间抽烟，老韩会说一句，“爷们儿，火儿灭了吧！在庄稼地里抽烟不好”；看到从外地来卖煤的，老韩会忍不住说，“俺这儿政策不准卖煤，赶紧收收走吧”……

“群众反映的事儿再小，都是个大事儿。”全镇48个村，每一条街道，每一户情况，老韩心里都“门清”，凭着这本事，老韩为乡亲们解了不少“疙瘩”。

大家想感谢他，却拗不过老韩的“四不”铁律。

没办法，乡亲们就想给老韩做个锦旗，表表心意。

“咦，做个锦旗几十块钱，不当吃不当喝，你还不如拿这钱买桶油、买点肉自己吃吃哩。”老韩知道农民血汗钱来之不易。

在老韩的办公室，只零星挂着两三面锦旗，“大伙儿非要送，有时实在拦不住”，老韩一脸无奈。其中一个写道，“怀爱民之心，办利民之事”，署名——新店镇尧河庙村全体村民。这正是老韩调解的26万元粮食欠款事件。“村民们把保证书还给我了，我怕家里人看见藏好了。”老韩没有把自己写的保证书销毁，也没有把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告诉家人。他要用这份保证书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共产党员的初心，也要给朝夕相处、牵肠挂肚的家人一份安心。

“找律师，要收钱；找老韩，不要钱。”

“有困难，找老韩；找老韩，事不难。”

“不图名，不图利，老韩就是人民的‘傻瓜’，好‘傻瓜’”……

就这样老韩赢得了口碑。

漯河市政协副主席周新民专门“研究”过老韩：他用群众听得懂的话，按道理说、照政策说，既是群众利益的“代言人”，又是化解矛盾的“稳压器”，架起了党委、政府和群众间的“连心桥”。

“人心都是肉长的”

“政协委员名称是好听，但必须做点事才对得起这个名称。”春节献爱心、“五一”看劳模、“六一”帮学生、“七一”庆党建、“八一”慰军属、“九九”敬老人，这都是老韩的系列活动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？老韩打起了“小算盘”：“我琢磨着怎么给群众办点事，让大家都知道新店镇有个政协委员韩付志，有个政协工作联络组，才能对得起共产党员、政协委员、退伍军人的称号。”

搞活动需要经费，老韩就逐一上门，号召大家量力捐款。“你是党员，捐1万元”，老韩给儿子下了命令，当然自己每年也不落下。老韩还将捐款情况做成展板，张贴在镇政府大楼走廊墙壁上，镇里领导、工作人员和来办事的人都能看见。“大家办了好事，要露露脸、出出名。”

“老韩帮学校解决了不少问题，每年‘六一’都组团看望学生，给贫困生每人300块钱补助。”新店镇中心校主任曹明旺跟老韩是老朋友，两个人一块儿做了不少活动。说着，曹明旺还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水晶杯，上书“慈善之星”四个大字，下面还刻有捐赠者的姓名。

原来，捐款1000元以上的，老韩专门送个水晶杯留念，里子面子都有了。“这个水晶杯还是特意去郑州做的，正式着嘞。”老韩做事很周到。

“我家里还有两个呢！”曹明旺笑了。“咦，这能留给子孙后代，都是福报。”老韩的嘴，确实会说。

“县集而郡，郡集而天下，郡县治，天下无不治。”社会治理重在基层，而政协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独特优势，古道热肠的老韩威信高、懂政策、善沟通，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，巧妙化解了不少棘手问题。

2014年，新店镇8名退伍老兵，因为镇民政所所长撤销他们的理事会、取消低保、取消节假日慰问这三件事，怒气冲冲到镇民政所，扬言要到市里反映问题。

老韩知道后，把他们请到工作室，先倒上热茶，问清缘由，同时又和镇民政所所长沟通，找到问题症结。老韩把文件摆在他们面前，给他们仔细讲解上级关于明令禁止以任何名义成立理事会的政策，以及文件规定的享受低保家庭的“十不准”，让老战友们心服口服。

占了理，老韩还用了情。老韩承诺逢年过节的慰问由商会承担。当年，老韩利用募集的款项为这8名退伍老兵送去米、面、油等生活用品，把工作做到了老兵的心坎上。

老兵的心里从此有了老韩，而老韩的心里装着整个新店，危难时刻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

2020年春节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而至，老韩在家更闲不住了，组织商会积极筹措慰问物资，打电话收集各村疫情防控情况。没过正月十五，老韩惦记着在村口卡点值班的工作人员，便又骑上电动车出发了。

由于道路限行，他只好在田间缓慢骑行。窄窄的田埂，着实不好走。电动车前轮稍一打滑，老韩连人带车滚下了沟里，被电动车压得不能动弹。空旷的田野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老韩咬咬牙，挣扎了半天才趔趄着站起来。5米的深沟，老韩梗着脖子，硬是把电动车拽上来了。

“这家伙，平时我骑你，今天你倒骑我身上了！”老韩打趣道。回到家时老伴看到他一身泥土，问咋回事时，他怕老伴担心就连哄带骗说是骑车时不小心蹭到的……

老韩的摔倒，却扶起了很多人，卢振红就是其中之一。

索梁村村民卢振红，现在成了老韩的“徒弟”，经常跟着老韩学习怎么说话、怎么办事、怎么调解。谁能想到，卢振红原本是老韩的“客户”。

事情还要从2005年说起。那年春天，卢振红在赶庙会时遇到非法侵害，一只手和一只脚被砍断。行凶者7人全部落网，但涉及民事赔偿部分却遭遇执行难，这成了卢振红的心结。

卢振红常年外出反映问题，家庭生活支离破碎，当地党委、政府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，效果却不显著。“新店老韩做群众工作方法多，要不让他试试？”信访部门便委托老韩来协调处理这件事。

“韩委员，我现在感到太阳都是黑的。”长夜难明，卢振红心生厌世。这句话刺痛了老韩，“孩儿，有啥过不去的？”卢振红年纪跟老韩的儿子一般大，老韩开始以老父亲的身份，走进卢振红的生活。

一开始，卢振红情绪比较激动，很不配合。“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啥事儿都想管？”“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农民，能给我解决啥问题？”“别来了，看见你就心烦”……一句句，像刀子剜着老韩的心，剜得生疼。

油盐不进的卢振红，让老韩充满了无力感与挫败感。“一口不能吃个饼，一锹不能挖口井”，老韩一次次给自己打气，做思想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要坚持坚持再坚持！

自此，老韩每天“厚着脸皮”去卢振红家陪他唠嗑，跟他讲政策、摆道理。

老韩的耐心并不是天生的。刚开始从事调解，老伴心里犯嘀咕，“老韩脾气臭、说话冲，怕是要跟人干架”，再加上老韩有冠心病，老伴更怕他一言不合出什么好歹。

老韩又何尝不知自己的急脾气。从事民事调解后，老韩首先调解的就是自己的心态，“他气我不气，不能吹胡子瞪眼，能忍者自安、知足者常乐。”大大咧咧的老韩也有文雅深刻的一面。

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况且老韩调解的都是糟心事、烦心事，度量在一次次调解中不知不觉撑大了。

调解事情难，调解人心更难。老韩自己先耐下心来，从大处着眼、从小处着手，一点一滴感化卢振红——

卢振红的女儿做生意需要办营业执照，老韩听说后，跑前跑后，主动帮助办理；

卢振红种植的莲藕因为运输问题卖不出去，老韩到镇一中、银行、卫生院等单位帮他推销；

卢振红去相关部门送材料，老韩全程陪着，为他宣传政策、解疑释惑……

“人心都是肉长的”，老韩成了刺破黑夜的那一缕曙光。

“老韩叔感动了我！”从2018年开始，卢振红安下了心，开始踏实过日子。在党委、政府等各方不懈努力下，2020年10月，卢振红顺利拿到了所有的民事赔偿。

影响人、团结人、引领人，老韩拿人心换人心，把矛盾化解在了基层。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，老韩是好样的！真希望全市每个村镇都有‘老韩’，给老百姓调解更多衷肠事。”漯河市政协主席吕岩多次向外推介老韩，跟别人讲述基层政协委员韩付志的履职故事。

委员在一线，带动一大片。在老韩的推荐下，卢振红已经成为索梁村民事调解员，一步步着手帮助身边人纾困解难。

这么难处理的案子都能化解，有人忍不住问老韩有什么秘诀。老韩总结说：“帮人帮心，治病治根，还要有‘三心’，就是工作要有热心，帮人要有诚心，办事更要有真心。”

其实，老韩也并非一直都是这么“温柔”。碰到无理取闹的群众，老韩面色一沉，怼人话张嘴就来，“你这是‘歪着脖子骑驴——偏了’”，劝他们走正道、做正事。“我不是国家干部，他们不能说的话，我能说，很多群众听我哩。”老韩憨憨一笑。

“老韩一开口，我都插不上嘴。”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听过老韩眉飞色舞的发言，“老韩不怯场，‘舞台’越大越能说，他常年扎根基层，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、好事，值得我们学习！”

这两天，老韩又忙起来了。郾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要聘请老韩为编外指导员，作为“老班长值班室”的一员，老韩忙里忙外准备交照片、交材料。

“这个岗位你能发挥啥作用？”

“咦，给退伍老兵提供服务、化解矛盾、协调解决问题，那作用可大着哩。”老韩来了精神。

凌晨3点，乡村归于沉寂。杂货铺骤然响起了敲门声，“老韩叔，麻烦开下门，家里突然停水了，娃喊渴，买几瓶矿泉水，中不？”

老韩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摸黑打开灯，披上外套，趿拉着拖鞋，来开门了。“这个杂货铺就是给大家搞服务的，不管啥时候，只要有需要，俺都开门。”老韩就这样住在杂货铺里，无休，无怨。

暗夜如水，杂货铺透出一丝光亮。老韩睡不着了，索性坐了起来，从心中的“解忧杂货铺”里扒拉出来几件明天该做的事：去口罩厂，帮工人要工资；再去一趟镇一中，看看学校改进情况……这些零碎的“小事”填满了老韩的思绪。

就这样以命燃灯，“解忧杂货铺”始终亮在百姓心中。

原载2021年2月18日《人民政协报》